

珠光宝气暖

曾深陷到背叛
曾心死到联姻

>>>

多年后再次相遇
初恋男友竟成合作伙伴
当年温柔的男孩蜕变成睿智男人
对她百般纠缠！



而她，
却早已与别的男人**隐婚三年**

面对【背叛过自己的初恋男友】和【新鲜的霸道总裁】
她该如何选择？

沈绿衣
著

珠光[❖]宜暖

沈绿衣
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珠光宜暖 / 沈绿衣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500-2661-2

I. ①珠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3842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珠光宜暖

作 者 沈绿衣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王俊琴

特约编辑 廖 妍

装帧设计 孙欣瑞

内页设计 cain酱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191千字
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661-2

定 价 32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5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contents | 目 录



◆ 楔 子 001

◆ 第一章 002

认识一场，
如雷雨一闪，
就此没有下文。
——林夕

◆ 第二章 040

我不希望看到你流泪，
除非是为了幸福。
——《魂断蓝桥》

◆ 第三章 0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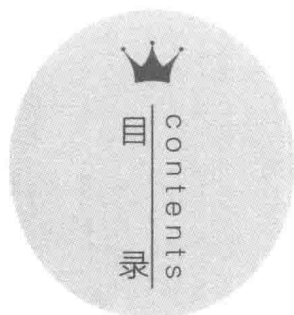
秋天该很好，
你若尚在场。
——《春夏秋冬》

◆ 第四章 103

很多东西毕竟控制不了，
失散与繁嚣；
都多得一个你，
当日跟我笑。
——《追风筝的孩子》

◆ 第五章 119

我偏爱牢记此一可能，
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。
——《种种可能》



◆ 第六章 147

软弱只会惹人感慨，
不要忘记我们终会有人宠爱。
——《洁身自爱》

◆ 第七章 175

从前我会使你快乐，
现在却最多叫你寂寞。
——《玻璃之情》

◆ 第八章 197

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，
今晚偏偏想起风的清劲。
——周耀辉

◆ 第九章 220

很想抱月光，
很想钻漩涡，
可否跟我沿着什么边走边看藏着什么。
——《彳亍》

◆ 第十章 240

“为你，
无所畏惧。”



鸽血红，抹谷的最好，细细碎碎的鲜红被无色晶体包裹起来，射灯一打，从最中心里透出一股燃烧的火焰，热烈得像是热恋时点起的激情；矢车菊，克什米尔的最好，透明的深蓝色里微微带了一点儿紫，像上好的天鹅绒铺出来的天空，又寂静又令人安心；祖母绿，木佐的最好，奇妙的是它偶尔带蓝偏冷，偶尔带黄偏暖，明明是温柔祥和的色泽，却偏又有着浓艳的光芒，你甚至无法准确描述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绿，只有看到的那一刹那脑海里会赞叹出来，哦，这就是真正的祖母绿了……钻石的纯，和田玉的润，猫眼的灵动活泼，还有沉静的琥珀、珍珠、珊瑚、玛瑙、象牙，更有轻俏的水晶、碧玺、欧泊……

宜宁悠悠地想，还是宝石好，最起码，宝石不会说谎。

认识一场，如雷雨一闪，就此没有下文。

——林夕



宜宁边擦头发边从浴室里出来，电视机还开着，正在播新闻：“……除此之外，此次拍卖会上珠宝类藏品成交额最高的是一颗名叫 Flame——中文名叫红色焰火的红宝石。这颗红宝石产自缅甸抹谷，重达 9.6 克拉，此次拍出了四千六百万港币的价格，每克拉的价格将近四百八十万港币，远远超过之前三千万港币的估价……”

她站在电视机前看新闻，那果真是颗挑不出瑕疵的鸽血红，亮丽晶莹，切割得也精致漂亮，红得傲气夺目，真能从底子里露出一股闪耀的火光来。看了会儿，她拿起手机给好友罗媛发短信：“新闻上说红色焰火被拍出四千六百万港币的价格了。”

罗媛很快回复她：“洗洗睡吧亲爱的。”



宜宁想了想，倒也是，美丽的珠宝那样多，她也不可能每一样都亲眼看过，这种极品只要远远地看一眼，然后把手里的普通珠宝做得精致，也就不错了。

她吹了头发钻到被窝里，换了台。这次是个财经访谈，电视上男人的脸真是精致，桃花眼微微眯起来，像方才的红宝石，笑一笑就能颠倒众生。她关了声音，看着那人一会儿微笑，一会儿又有点认真的样子，突然心想他脸长得这样好，不晓得心里有没有藏过什么人。

冷不丁这么一想，她又觉得自己有点好笑。

楼下有大门开启的吱呀声，又有车子开进来的声音。宜宁看了眼挂钟，还不到九点。鬼使神差地，她起身走到窗边去，稍微拨开窗帘往外瞧了瞧。

因为他回来，院子里灯火通明，车子大大咧咧地停在当院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车里钻出来，手臂微动，把车钥匙抛给旁边等着的人，早有人下人在车旁等着，接了车钥匙去帮他停车。风吹起他的大衣，衣角翻起，整件外套像灌了风一样鼓起来。他嫌烦似的反手就脱下来递到旁边人手里，顺便接过一杯温到正好的热水来暖手。

这一切做得理所当然，他在众人的簇拥中进了门。

这排场。

宜宁懒得下楼，重新窝到床上看电视，这次换到了音乐频道，正在放老歌。她快听得睡着了，头失重般地一点，恰好他推门进来看见了，“嗤”地笑了一声。

她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意思意思地朝浴室努了努下巴，示意他先去

洗澡。

他笑咪咪地凑过来，有薄薄的酒气：“等我呢？”

——刚才电视机里看到的那张精致的脸，现在就在她面前。她用一根手指把他推远了点：“一股酒味儿！喝酒了还开车，大风天里就把外套给脱了，你是不是特别不想工作啊，这么努力地折腾自己？”

叶瑾瑜被她戳远了点儿，也不以为意，揉着额头站起来去洗澡，走了两步又想起什么似的，回头把手中的丝绒盒子扔在床上：“拿着玩儿吧。”说完拉开门进去了。宜宁捏起盒子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今天竟然是他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。

隐婚隐得太彻底，她都要忘了自己也是结过婚的人了。

头一年叶瑾瑜送她的是钻石戒指，标准的鸽子蛋，从收下她就没敢往外戴过一次；去年送的是一套翡翠，万中无一的老坑玻璃种，色泽水头都极佳，名字也奇巧，叫岁寒三友；今年……宜宁揭开了盒盖。

一团火焰眯了她的眼。

她摒着呼吸等叶瑾瑜洗澡出来，半跪在床上，手里托着那团火：“这是……红色焰火？”

叶瑾瑜正在擦头发，被她的郑重吓了一跳，低头看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四千六百万港币？”她问。

“哎，你还挺关心我的动向啊。”叶瑾瑜笑话她，“赶紧拍个照片儿在好友圈里炫炫富。”

宜宁白他一眼，往后坐了坐仔细看了一遍，最后小心翼翼地拈出来戴在手指上，心跳得根本无法控制。这样的鸽血红根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有



钱都得看运气，她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，哦不，全宇宙……叶瑾瑜看她的手指白皙纤长，无名指上的戒指烈得像火，无端地心里一动，又凑到她跟前去：“我的呢？”

“嗯？”宜宁头也不抬。

他掰正她的脸，让她看自己：“我的呢？”

宜宁这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，脸一红：“……呃，我给忘了。”

叶瑾瑜眉一皱。

她自知对不住他，心有愧疚，见他脸色不好忙柔声哄他：“是我错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，明天我给你补上，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”

“什么都可以？”他依旧捏着她的脸。

宜宁扑闪着一双眼睛，用力地点点头。

他眯着眼睛看她，眼底墨色翻涌。宜宁眼巴巴看着他，十分无辜的样子：“最近我们公司要跟 In 合作，我们这边出设计，前期准备真的好烦人啊，我快忙晕了。”

叶瑾瑜嗤笑，松开她顺便拿了遥控器换台：“你们公司有十个人吗，In 是怎么看上眼的……”他的声音突然停下来。

宜宁原本是看着他的，见他表情冷下来，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眼电视机。他又换回了之前的那个频道，只是现在接受访谈的已经不是叶瑾瑜了，年轻的男人坐在沙发上，笑起来又利索又潇洒，举手投足间有种隐约的锐气。

不是林南又是谁？

“林先生这次回国，高调加盟……”主持人还在说着，叶瑾瑜转头看了她一眼，一晒：“你刚才，就是在看他？”

宜宁一脸看神经病的眼神：“想什么呢你？”

“你想什么呢？”他扬起手中的遥控器，手指在返回键上点了点，冷笑道，“不然你刚才是在看我？”

她也气笑了，说起话来有点口不择言：“多疑是病，赶紧治！再说我就是看看又怎么了，比起你来这才哪儿跟哪儿啊？”

叶瑾瑜哼了一声，突然扔了遥控器朝她俯过身，一把把她推倒在床上，将她的双手牢牢固定在头顶。

她恼了，神色反而平静：“你放开我！”

他不答话，目光顺着她的脸往下，腾出一只手来在她裹得严严实实的领口里摸了把，指尖碰到条细细的链子。他勾了勾嘴角，顺着项链找到项坠，捏着项坠一把就把链子扯断了。

宜宁着了痛，倒抽了口冷气挣扎着：“有病吧你！放开！”

叶瑾瑜也着了痛——项坠不圆滑，他力气太大，指尖隐约见了血。他看着手里的坠子，上面是两个简单的字母“LN”，带着点造型，不大。

他嘴角抽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宜宁，朝她咧嘴一笑，扬了扬手中的链子，有点示威似的，随手往地上一抛。

宜宁狠狠地瞪着他，抿着嘴不说话。

叶瑾瑜心里一阵恼火，起来重新把链子找回来捏在手里，也不管腰间的浴巾已经松得快要掉下去了，两步走到窗边，嘴角又带着一丝嘲讽：“舍不得？”

她咬着嘴唇不说话，眼睛却盯着他。

他也不顾外头风大，一只手穿过窗帘，一把推开窗户，回头瞟了她一



眼，把链子随随便便扔了出去。

宜宁翻身坐起来，气得眼眶都红了。

叶瑾瑜关了窗，拍了拍手，走到她面前弯下腰，目光相接，眼中已经有了狠戾：“我告诉你宜宁，你还没跟我离婚呢，死也是我叶瑾瑜的人！我劝你别动这些心思，不然的话……”他的目光在她胸口打了个转，“你想跟他走，也可以，等我玩腻了就放你走。不知道你那位心上人，他嫌不嫌你脏啊？”

宜宁从小被家里宠着捧着，就算结婚后也是跟叶瑾瑜相安无事，几时受过这样的侮辱？

见她气得发抖，他快意地笑出来：“恨我吗？那就恨着吧。上床给我乖乖躺着，要是敢乱动……今晚还长着呢。”

她的手裹在袖子里，拼命掐着掌心，这才忍下一口气，恨恨地裹了被子躺到一侧去。叶瑾瑜也钻上去，这会儿他觉得有点冷，于是毫不客气地拉开裹着她的被子给自己盖好。被子刚才被她焐得有点暖和，他靠着床头坐着，有点想抽烟，扭头就见她背朝自己，刚刚才送给她的戒指胡乱地扔在小腿旁，又是一肚子火。

他探身从她那边拿遥控器，靠近的时候，她下意识地一躲。

叶瑾瑜咬了咬牙，掀开被子出去了。

他原本只是想出去抽根烟。

宜宁爱干净，不喜欢闻烟酒味儿。刚结婚那会儿他戒了很久，出去应酬滴酒不沾，别人递来的烟都是接了闻一闻就算抽过了，当时有

人笑话他：“叶总跟我们不一样，人家清心寡欲的，追求的就是个境界，有毅力！你看那谁，只有他看上人的时候才戒几天，玩腻了接着抽。”他笑一笑也就过了。

出来的时候接了个电话，他觉得气闷，索性出去了。

叶瑾瑜平日上下班坐的都是舒适的车子，但他性格张扬，但凡亲自开车，一定得是高调到让人见了就想吹口哨的跑车。宜宁听到楼下有车子发动后一下一下轰油门的声音，像是打闷雷一样，提速也利索，好几次她都害怕管家开门慢一秒，他的车能直直扑到大门上去。

等他走了，宜宁才渐渐平了气。她正准备起床去洗个手，看到脚边的戒指盒子，又拿起来打开看了看。红宝石依旧热烈，代表着炙热的爱情……她叹了口气。

门口有人轻轻敲门：“太太，您睡着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进来吧。”宜宁把戒指盒子收起来，边往浴室边走边说，“什么事？”

东姨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管膏药。见她在洗手，东姨站在外头说：“太太，先生说您脖子受了点伤，让我来帮您敷一敷。”

宜宁擦干手摸了摸脖子，拉下衣领对着镜子照了照。

她戴的是铂金链子，跟易断的黄金不一样，刚才被叶瑾瑜大力扯断，摸起来非常疼。她出来接过药膏，笑了笑：“不碍事的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东姨，你下去早点睡吧。”

东姨一脸无奈地看着她：“太太，不是我多嘴，刚才先生下楼的时候脸都气红了，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走，看样子是急得不得了要出去，该叮



嘱的却一件都没落下。先生待您如何，他嘴上不说，都在心里了，您又何必总是跟他置气？”

东姨从小照顾叶瑾瑜长大，说话自然偏向他多一点，她平日里为了缓和两人关系，编了不少这样的话。但是她到底还是不晓得宜宁与叶瑾瑜的关系，叶瑾瑜……是会对东姨叮嘱这些的人吗？

宜宁撩起眼看了东姨一眼，轻轻笑了笑：“知道了。”

叶瑾瑜待她好不好，她心里最清楚不过。

若不是她父亲叫宜立行，她在叶家……能过得这么安稳平静？他费尽心机把她娶到手，图的到底是什么，他们彼此都心知肚明。

大家都是各取所需，就不要假装什么夫妻情深，举案齐眉了。

东姨见劝她没什么效果，转身出去了。

房间里空下来，安静得可怕。

宜宁缩到被子里想睡觉，想到刚才紧张慌乱间听到的新闻，心里又是一阵烦躁。

林南……他还敢再回来？

为了前程他不要她了，这没关系，她可以接受。但是为了前程，他剽窃了她的创意，用了他们共同的名字 NT，他还好意思再回国？

想到林南，宜宁只想冷笑。叶瑾瑜以为她还爱林南啊，多可笑，她怎么会还爱他呢？

她甚至觉得自己曾经那么愚蠢，居然会爱上林南这样不择手段到没有

底线的人。

窗外北风呼啸，容埠的冬天是这样的寒冷。卧室灯已全灭，她连被窝都温暖不了，冷得像冰。

突然浴室门口的隔台上，手机响了一声。

她的手机铃声不是那样，想必是叶瑾瑜盛怒之下，忘了带走。

宜宁懒得起床去看，翻了个身接着睡。

她刚有点迷糊了，手机又响了一声。

她真是要被叶瑾瑜烦死，人走了，留个手机也不消停。她跳下地去拿他的手机打算关机，屏幕上短信息显示着内容。两条短信都显示的是号码，并没有存备注名，其中一条是：我熬了鱼汤，你要不要过来尝尝？

另一条换了个号：睡不着……好想你哦，你在哪儿呢，人家去找你吧！

宜宁嗤笑一声，划开手机，毫不客气地点开他的短信看。

不出意外，全是不同的手机号码发来的不同的暧昧短信，有隐晦的，有直接的，有挑逗的，眼花缭乱。

她真是忍不住觉得好笑……为叶瑾瑜的博爱。他整日身处这么多莺莺燕燕里，盛怒之下也不忘叮嘱用人“仔细”照顾自己，如果带了手机，可能还要安抚这些急需安抚的女人。

一心多用，叶总真是好能力。

关了叶瑾瑜的手机，宜宁也不太想睡。她起身去穿了衣服，下楼碰到



正在熄灯的东姨，东姨一脸惊诧：“这么晚了，太太你也要出去？”

“我回家一趟。”宜宁脚步不停，边往外走边围好围巾，“今晚不回来了，你早点休息。”

“哎，太太……”东姨追了两步，宜宁早已推门出去。

东姨站在门廊下看着宜宁开车出来，挥着手喊：“太太！先生叮嘱过让您早点休息的，这么晚了，您回去家里人也都休息了，您不能明天再回去吗？”

东姨口口声声都是叶瑾瑜，宜宁着了狠，用力踩了脚油门。

停车库里冬天也开着地暖，车里温度正好，并不觉得寒冷。宜宁平时上下班大多都是打车，偶尔自己开一下，也是平价的大众款，叶瑾瑜有次站在车库里指着她的代步工具笑话她：“也就是别人不知道你现在是叶太太，不然一辆车还没我一个轮胎值钱，不得让人笑话死？”

宜宁觉得今晚，她想到叶瑾瑜的次数有点太多了。她开着黑色德国双门小跑在路上盘桓，其实也并不能真的回家去，顺着二环转了一圈，已经快要凌晨一点。

结婚了，从前的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想回就回。

但是她自己的家……又哪里像个家。

这个冬夜，她竟然无处可去。

车里放着低低的音乐，宜宁往容埠最繁华的地段开去，这个时候已经不会堵车了，她倒是希望能堵一堵，反正都是打发时间，看到前后都有人，也许会觉得不那么孤独。

冷不丁电话响起来，罗媛的声音传过来，特别大，特别开心：“宁宁你睡着了吗？睡着了也给我醒过来！快点儿！告诉你个好消息！HRD姐这次拿了第一！好开心，啊啊啊，我开心得快要疯掉了！”

“真的吗真的吗？”宜宁也大叫起来，“恭喜你啊媛媛！恭喜你！”

罗媛大笑起来：“别睡了，睡什么啊！快出来陪我去喝酒！好好庆祝一下！我们去丰园！半个小时后见！”她今天开心，说话都自带感叹号，每句都是重音，可见真的是激动极了。

宜宁也替她激动，她们相识好几年，早已知道对方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什么。对于罗媛来说，珠宝设计就是她的命。

她掉转车头，朝丰园奔去。

“HRD”是她们日常叫的简称，全名叫“安特卫普世界钻石中心钻石设计大奖”，是业内公认世界上最高级别的钻石珠宝设计大赛之一。罗媛入行时间并不太久，职场上也免不了受到一些苛责和质疑，这次能在HRD上勇夺桂冠，真是里子面子全都挣回来了，日后她也有了足够的底气往更高处走。

宜宁也是一名珠宝设计师，虽然她早已收敛锋芒，不再和从前一样为事业和梦想努力，但是好朋友能够做到她做不到的事情，她依然感到开心。

等她到了丰园，罗媛早已经等在大厅了。见她进来，罗媛朝她跑过来，狠狠地抱住了她：“宁宁，宁宁，我太开心了！太开心了！”

宜宁也反手抱住罗媛：“我也开心，祝贺你啊，媛媛，真的太好了！真好！”

